

风物咏

故乡的春天

张凤英

我的老家在太行山最深的褶皱里，一片片农舍，像旧风筝般挂在山腰上。山泉从石缝里钻出来，一路往下淌，成了小溪，把东一家西一户的人家，都归拢到了小河的两岸。我家就在河西岸。

都说春节是“年”的开头，可乡亲们心里，真正的开端是立春。不管立春赶在年前还是年后，只要节气一到，山里人就忙起来了——用现在的话讲，是“启动农耕程序”了。头一桩事，是清猪圈、驴圈。我三叔那时才十几岁，个子还没铁锹把儿高，可干起活来一点不含糊。他把圈里攒了一冬的粪一锹一锹起出来，装进篓子里，晃悠悠挑到坡地上。猪粪沉，驴粪喧和，混在一块儿，是庄稼最好的伙食。地还冻着硬壳，可阳坡的土已经松软了。太阳一晒，空气里浮起一层淡淡的、泥土苏醒过来的气味。

这时候，奶奶就挎上小竹篮，牵着我上山去。说是“山”，其实就是房后头的坡地。背风向阳的草窝里，已经有点点绿意探头探脑了。蒲公英的叶子还贴着地皮，锯齿边儿嫩生生的；苦菜刚冒出两片紫红的芽；荠菜最好认，像朵小绿花似地散开着。奶奶教我辨认，用一把小铁铲，轻轻插进土里，手腕一挑，整棵菜就出来了，根上带着湿润的土。我们小心翼翼地抖落泥土，把它们放进篮子里。那动作不能重，重了嫩芽就蔫了。回家的路上，篮子里的野菜散发着清苦又新鲜的香气，我总觉得像打了胜仗，得意得很。

到家后，奶奶把野菜倒进水盆里，一遍遍清洗。水是从山泉引来的，清亮亮、凉丝丝。洗干净的野菜水灵灵的，在案板上切碎，打上两个自家母鸡

下的蛋，搅成碧绿金黄的一碗。锅里滴几滴麻油——那时油金贵，真是“滴”着用的。油热了，“滋啦”一声倒下去，香气猛地炸开，窜得满屋都是。蛋液飞快膨胀、凝固，边缘泛起焦黄的花边。奶奶管这道菜叫“野菜鸡蛋花”。真像一朵花，金灿灿的底子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翠绿。我捧着碗，就着玉米饼子吃，又香又鲜，还带着山野微微的清苦。奶奶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和爷爷吃，自己只夹一小筷子，说“尝个鲜就行”。

吃饱了，我就往地里跑。三叔正在撒粪。他把半干不湿的粪肥一锹一锹扬开，力求撒得均匀。“这样肥力才匀称，”他跟我解释，口气像个老把式，“地跟人一样，吃饭不能偏食。”撒完肥，他就开始翻地。铁锹深深插进土里，脚一踩，再一撬，一大块沉甸甸的、油黑湿润的土就翻了过来，把肥料严实实盖在底下。他干活时话不多，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在早春阳光下亮晶晶的。

地整饬好了，惊蛰也到了。雷声隐隐从远山传来，虫子醒了，地气也通了。该盘算哪块地种玉米，哪块地点豆，哪片坡栽红薯了。春播的“战斗”，就要吹号冲锋。

这段日子，山像是憋着一股劲，忽然就全活了。蒲公英开出小太阳似的黄花，紫花地丁像星星撒在草丛里。桃花、杏花赶着趟儿开，这儿一树，那儿一片，把灰扑扑的山坳染得粉白红晕。空气里满是花草萌发的生气，还有新翻泥土的腥香。春天这出大戏，这才算正式开了场。

我家那时没有台历，三叔屋里的土墙上，钉着一个巴掌大的日历牌。他总

在上面画圈、写字。哪天该浸种，哪天该下地，哪天该防倒春寒，他都记着。整个春天，他就跟着日历牌上的记号转，人也跟着庄稼一起长。爷爷常蹲在田埂上，看着三叔忙活的背影，捋着胡子说：“我这老儿子，真从读书人变成庄稼汉喽！”他老了，力气活干不动了，看见三叔能把锄头、犁耙使得这么好，把书上的道理和地里的活计揉在一起，他心里安稳。

三叔这个“庄稼汉”，确实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的柜子里总放着几本讲农业技术的书，边角都磨毛了。县里农技站的技术员下来，他总追着问，问土壤，问肥料，问病虫害。他还常翻山越岭去县城种子公司，背回一袋袋经过挑选的良种。村里人信服他，不光因为他干活实在，更因为他肯琢磨、会说道。怎么给驴配种，怎么给苹果树嫁接，枣树几时剪枝，花椒如何防冻……大家都乐意来问他。他渐渐成了生产队里的“技术员”，脑子里装着一本活的“农耕历”。

春天里，村子没一个闲人。天蒙蒙亮，挑水的、锄地的、送粪的、修渠的，人影就在晨雾里晃动起来。可最忙的，还是我三叔。他要顾着自家的地，要帮衬邻里，还要琢磨队里那些新技术、新门道。他的身影出现在山梁上、田垄间、果园里，像一只不知疲倦的春燕。

我也离乡多年，可每到春天，看见城市公园里第一抹新绿，闻到雨后泥土的气息，我总会恍惚。恍惚间，我又回到了太行山深处的那个小村，看见阳坡上星星点点的野菜，看见奶奶在灶前煎出那盘“鸡蛋花”，看见三叔在辽阔的天地间，挥锹扬肥，汗珠滚进新翻的泥土里。

诗歌港

枝头闹春(外二首)

邓兆文

有的还在含苞小憩
更多的已经展翅
好美好生动啊
你看——
那位穿着绿衣的小生
正盯着眼前
花枝上的丽人
麻雀站在枝头
叽叽喳喳地为它们
做媒
蜜蜂蝴蝶忙着传情
春天起身
即将修成正果

惊蛰的边缘

如约而至。在惊蛰的
边缘——
雷正从天边赶来
蛰伏的虫才开始蠕动
小草按捺不住
在大地这张褪色的
毛边纸上，写下
一个个绿色的标点
小河消解了冰
但雨不来草木不深
人也是。像蜻蜓点水
写不出锦绣

笑声

风吹过。湖
仿若一尊弥勒
笑声从湖心推着
波纹跑

野鸭从芦苇弹出
嘎嘎地笑
天鹅，引颈唱和

我在岛上
也变成一尊佛

一粒种子

刘继曼

它曾是一粒种子
蜷缩在黑夜的寂寞
听不见风，触不到光
没有自己的歌

它曾是一粒种子
被泥土轻轻包裹
熬过漫长的沉默
去执着寻找

直到第一缕晨光吻过
它撑开了幼稚的轮廓
原来所有的深埋
只为开出自己的颜色

万物随春醒

杨文革

折一枝腊梅带回家，清雅暗香盈袖，如同把春天带回了家。

立春之后，冷空气频繁光临，一场突如其来肠胃炎，让我不得不顶风冒雪，去往小区诊所。一缕甜丝丝的芳香，伴随飘落的曼妙雪花，直冲鼻腔。环顾四周，路旁的洁白雪地上，一片娇艳亮黄。呀，是腊梅开花了。匆匆瞥了一眼，顾不得近前欣赏。心中却有了打算，等身体恢复了，一定要来腊梅花下细细品味，欣赏腊梅的美丽。

转眼过了正月十五，春意融融，天已转暖，身体完全康复，是时候去见腊梅了。

迎着早春微凉的风，披着澄澈明亮的阳光，迫不及待地来到那棵腊梅树下。一周没有见，与风雪共舞的腊梅花，怎么蔫头耷脑、无精打采了？花朵变得憔悴，用手轻轻触碰，花朵簌簌飘落，失去了鲜活和靓丽色彩。看来，这些腊梅已经过了盛花期，心中不免滋生一点儿遗憾。

往回走时，却惊喜地看到，路北一棵腊梅正热热闹闹地绽放。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棵高大的

腊梅树，虬曲的枝干上簇拥着成千上万朵黄色花朵，像成群结队的小蜜蜂在花丛间飞舞。含苞欲放的珍珠豆般的花骨朵，赶趟儿般拥挤地镶嵌在枝干上。阳光下的娇艳花朵，散发着清雅之香。两只喜鹊落在枝头，欢快地鸣叫，好一幅喜鹊闹梅的画面。几朵黄色的花瓣翩然落下，落在我的手心，一缕清幽香韵在缓缓地晕染。

树下有折下的一枝花苞满枝的腊梅，我怜惜地拾回家，插入透明的玻璃杯中，给腊梅找到一个水汪汪的“新家”。腊梅喝足了水，一夜之间，花骨朵竟然几乎都开放了。陋室里弥漫着清幽幽的花香，令人赏心悦目。水培腊梅放在花架上，和盛开的玫瑰紫色的蝴蝶兰做伴。这蝴蝶兰好似也随着新年的钟声长大了一岁，开得热热闹闹，锦绣惊艳。澄澈明亮的晨光里，那翩翩起舞的花儿，如那成群结队的蝴蝶，振翅并舞。碧绿的三箭枝条稍弯半弧状，玫瑰紫色的花朵簇拥着枝条，最上边的一朵花几低垂下来，倒挂金钟状笑盈盈地含羞低眉，翩翩欲飞。

而花架上的茉莉花，嫩绿的叶片

伸展向上，在新发的叶茎上竟然长出了花苞。特意放在枝桠间的两个三锅腰花生果，爬在花枝上，灵动而有趣。鲜红的窗花透过阳光，吉祥喜乐的福字映射在洁白的墙面上。时光，不可挽留地潇洒而去，新的希望与期盼，生机勃勃归来。

看着花架上的春意盎然，拉开窗户，发现放在窗外的几头大蒜，居然也冒出了绿莹莹的新芽。那星星点点的绿，瞬间把心底的惊喜与希望点燃。把这几头大蒜放入玻璃碗中，顿时感觉包裹白色外皮的大蒜在使劲地伸展腰身，绿色的芽尖在钻高长个。

一时兴起，我从玻璃杯中拿出一枝腊梅，放在窗外，和经历风霜雨雪的大葱做伴。大葱的根须扎实，努力把养分输送给葱白和叶茎，葱体长出了碧绿的嫩芽，这是开春的“发芽葱”吧？腊梅黄色的花与大葱拨动心弦的绿，都在诉说着春来了。

万物随春醒，嫩绿的芽，绽放的蕾，让人感觉希望正从中而生。人随春好，生活中的“小确幸”与“小美好”，伴随动听悠扬的春天乐曲，油然在心间流淌……